BIBLID 0254-4466(2012)30:3 pp. 167-195
漢學研究第 30 卷第 3 期（民國 101 年 9 月）

# 唐話對應音觀察之一
## ——岡嶋冠山標注匣母字的變化**

林　慶　勳*

## 摘　要

岡嶋冠山以日本人的身分擔任長崎唐通事的職務，他在 1718 與 1726 年分別編輯《唐話纂要》與《唐譯便覽》、《唐話便用》、《唐音雅俗語類》四本初級唐話教材，這些書每個漢字的右側都用片假名標記讀音。本文以匣母字為例，觀察《唐話纂要》、《唐譯便覽》、《唐話便用》三書的標音，發現前一本書依據杭州音，後兩本書都使用南京音標示。此外從《唐話纂要》匣母入聲字的標示，也發現岡嶋似乎以當時逐漸在長崎流行的北方官話音處理韻尾的問題。

**關鍵詞**：唐話、唐通事、唐音、音韻、對應、岡嶋冠山

## 一、前　言

### （一）唐通事岡嶋冠山

十七世紀中葉，德川江戶幕府開始實施「鎖國政策」，僅開放九州的長崎、平戶爲通商口岸，表面上對外正式來往次數減低了，但是商業貿易唐船

2011 年 12 月 30 日收稿，2012 年 5 月 27 日修訂完成，2012 年 8 月 15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榮譽退休教授。

**　本文係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NSC98-2410-H-110-046-MY3）補助撰述，謹此致謝。

卻源源不斷，根據記載，光 1688 一年來往長崎的唐船就有 117 艘之多，[1]當時長崎人口約六萬人，其中有住宅唐人約一萬，隨著唐船來航唐人也近萬。而中國稍早幾年正處於明末混亂時期，許多學者、文人雅士、僧侶或者各類工藝等技術人才，也隨著南京、溫州、廈門、福州、漳州等地單向貿易船東渡日本避難；另一方面，因爲來往貿易關係，自 1604 年開始，爲因應唐船來到長崎貿易船事務需要，因而設立長崎大、小唐通事各項職務。因爲接洽對象都是從中國各地來的唐山人，所以擔任唐通事者，需要能說唐山話以及嫻熟唐山事務的人才。因此唐話學習，便成爲唐通事第一件要緊事。

1701-1730（元祿十四年至享保十五年），航行到長崎的唐船除少數幾年之外，每年多則 80 艘少則也有 30、40 艘到日本進行貿易。[2]而此時正好是岡嶋冠山（Okazima Kanzan）以日本人身分擔任通事以及活動最頻繁的時期。岡嶋氏（1674-1728，延寶二年－享保十三年）出生於長崎，名璞，字玉成或援之，號冠山，法諱明敬，通稱爲岡嶋彌太夫或岡嶋長左衛門，以後又改作彌太夫。曾隨清人王庶常和日本人上野玄貞學習華語，亦曾得益於清人指點，讀小說超過六百部，甚爲勤勉。[3]撰述有《唐話纂要》、《唐譯便覽》、《唐話類纂》、《唐音雅俗語類》、《唐話便用》、《經學字海便覽》、《唐音三體詩譯讀》、《太平記演義》、《通俗忠義水滸傳》、《唐音學庸》等。[4]此外，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有《唐音和解》（1791）一書，卷上爲「飲中八仙圖」、卷下爲「音曲並笛譜」，與唐話學習教本關係較遠。

## （二）用假名標注唐音的唐話教材

用假名標注唐音的唐話教本，多數屬於唐通事學習的初級教材。此類教

1 此外當年（元祿元年，1688）進入長崎的積戾船（指進口手續不完備的貿易船）有 77 艘，見山本紀綱，《長崎唐人屋敷》（東京：謙光社，1983），頁 101。

2 參見山本紀綱，《長崎唐人屋敷》，頁 102。

3 見室鳩巢，《駿台隨筆》，頁 160。此處轉引自趙苗，〈江戶時代的唐學者——岡嶋冠山〉，魯寶元、吳麗君編，《日本漢語教育史研究——江戶時代唐話五種》（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頁 85。

4 參見張昇余，《日本唐音與明清官話研究》（西安：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8），頁 39；趙苗，〈江戶時代的唐學者 —— 岡嶋冠山〉，魯寶元、吳麗君編，《日本漢語教育史研究——江戶時代唐話五種》，頁 82-88。

材目前所見不多，依常理推斷，如果有教師當面教學，應當也不見得需要標注唐音，大約此類教材是提供自學之用。下列「表一」羅列有紀年的唐話標音教材，備註說明有「長澤集」者，指 1969-1977 年出版長澤規矩也編纂並解題的《唐話辭書類集》（全 20 集）所收，主要是相對於 1972 年六角恒廣編纂並解說《中國語教本類集成補集——江戶時代唐話篇》（共 6 集）的「六角集」版本差異。

表一　唐話標音教材

| 作者 | 書　名 | 出版 | 標　音 | 備　註 |
|---|---|---|---|---|
| 佚名 | 素讀一助 | 1694 | 全書標注唐音 | 收在長澤集第 8 集《語錄字義》之後 |
| 佚名 | 唐音世語 | 1694 | 全書標注唐音 | 收在長澤集第 8 集 |
| 佚名 | 唐音和解 | 1716 | 全書標注唐音與和音 | 收在長澤集第 8 集 |
| 岡嶋冠山 | 唐話纂要・六卷 | 1718 | 卷 1 至卷 5 無任何說明標注，卷 6 標「有點四聲」 | 收在長澤集第 6 集，長澤集有六卷，六角集只有五卷 |
| 朝岡春睡 | 四書唐音辨・二卷 | 1722 | 每字「右注南京音左注浙江音（杭州音）」 | 藏於京都大學圖書館 |
| 岡嶋冠山 | 唐話便用・六卷 | 1726 | 每卷卷首有「每字點四聲」 | 收在長澤集第 7 集 |
| 岡嶋冠山 | 唐譯便覽・五卷 | 1726 | 每卷卷首有「每字註官音并點四聲」 | 收在長澤集第 7 集 |
| 岡嶋冠山 | 唐音雅俗語類・五卷 | 1726 | 每卷卷首有「每字註官音并點四聲」 | 收在長澤集第 6 集 |
| 上野玄貞 | 華學圈套・三卷 | 不詳 | 全書部分標注唐音 | 收在長澤集第 18 集 |
| 島津重豪 | 南山俗語考・五卷 | 1768 | 標注以浙江音爲主，並混有官話音和福建音 | 收在長澤集第 5 集 |
| 石川金谷 | 游焉社常談・二卷 | 1770 | 詞彙標音，文章未必標音 | 收在長澤集第 17 集 |
| 小寺玉晁 | 麤幼略記 | 1764-1771 | 字右標注南京音、字左標注福州音 | 收在長澤集第 16 集 |
| 佚名 | 兩國譯通 | 18 世紀 | 字右標注唐音、字左標注和音 | 收在長澤集第 8 集 |

根據上述表一顯示，這批教本材料從 17 世紀末到 18 世紀，約一百多年的時間。其中上野玄貞編輯《華學圈套》三卷，未有序跋或出版時間，係因上野爲岡嶋氏的華語老師，因此將其書擺置於該位置。此外有佚名編輯的《唐人問書》與《崎港聞見錄》兩書，收入長澤集第 4 集，以及渡邊益軒編輯《唐話爲文箋》，收入長澤集第 2 集。可惜的是他們出版時間都不詳。這批教材有不同的體例與不同的用途，琳瑯滿目內容相當豐富。各書中以岡嶋氏編輯的幾本書較有系統，簡單介紹其內容大要如下：

1.《唐話纂要》（1718）六卷。前五卷都是詞彙集及長短話，卷 5 最後的「小曲」屬例外；卷 6 有〈孫八救人得福〉與〈德容行善有報〉兩則[5]「和漢奇談」，屬於中級教本內容。其收字經統計如下：卷 1，二字話共 765 句、三字話共 476 句；卷 2，四字話共 714 句；卷 3，五字話共 118 句、六字話共 118 句、常言共 144 句；卷 4，長短話共 58 句；卷 5，列「親族、器用、畜獸、蟲介、禽鳥、龍魚、米穀、菜蔬、果蓏、樹竹、花草、船具、數目、疋頭」等 14 類，二字話、三字話、四字話等詞彙，共 1,233 句，外加小曲 10 則；卷 6〈孫八救人得福〉與〈德容行善有報〉兩篇文章，共計 4,321 字。以上各卷，不論詞彙集或文章體，都有日文的解說，可以幫助對正文的解讀。

2.《唐話便用》（1726）六卷。卷 1 至卷 3 收二字、三字……至七字相連之話；卷 4 至卷 5 收分類說話句子，有「初相見、平日相會、諸般謝人、望人看顧、諸般借貸、諸般賀人、諸般諫勸、諸般讚嘆、書生相會」等的各類說話句子；卷 6 收「與僧衆相會說話、長短雜話、器用」等句子或詞彙。根據統計，卷 1 收 1,348 句、卷 2 收 1,011 句、卷 3 收 674 句、卷 4 收 64 句、卷 5 收 75 句、卷 6 收 271 句，總計 3,443 句。每卷卷首只標列「每字點四聲」字樣。

3.《唐譯便覽》（1726）五卷。收日常對話長短句與長短雜語，各卷收字順序與他書絕然不同，完全以日語譯文第一個假名的「イロハニホ」爲序排列，卷 1 至卷 4 共 44 組，卷 4 後半與卷 5 則收「長短雜語」。根據統計卷

5 卷 6 部分，六角恒廣編纂並解說的《中國語教本類集成補集——江戶時代唐話篇》未收，僅見於長澤規矩也編纂並解題的《唐話辭書類集》第 6 集（東京：汲古書院，1972）。

1 收 272 句、卷 2 收 354 句、卷 3 收 244 句、卷 4 收 242 句、卷 5 收 293 句，總計 1,405 句。每卷卷首也標列「每字注官音并點四聲」字樣。

4.《唐音雅俗語類》（1726）五卷。卷 1 收「雅語類」，二字話 269 句、四字話 538 句；卷 2 收「長短雅語類」，共 214 句；卷 3 至卷 5 收「俗語類」，卷 3 收四字話與八字話各 354 句，卷 4 收包括「明律正宗」答問共 80 句，卷 5 收「明律瑣言」答問共 32 句，總計 1,841 句。前三卷卷首都標列「每字注官音并點四聲」字樣。

以上四種之外，岡嶋冠山纂輯《唐話類纂》（1726）二卷，首卷收「熊藝、[6]宮室、時候、氣形人倫、支體、生植、器財」等分類的二字話共 1,473 句，卷 2 收三字話……九字話，以及「十字已上話、雜」等類共 2,439 句。本書屬抄本，而且並非每字都標注唐音，省略部分可能是已有標注而重複者，或者用字簡易認爲毋需對學習者標注。

## 二、《唐話纂要》的內部差異

### （一）匣母字標音的方言推測

《唐話纂要》有六角恒廣編輯影印的五卷本，以及長澤規矩也編輯影印的六卷本兩種版本。兩種本子第一卷至第五卷，內容版式、編排、刻字都沒有不同，應當是同一種原版的覆刻。長澤本多出的第六卷，有〈孫八救人得福〉及〈德容行善有報〉兩則「和漢奇談」短篇故事，與前面五卷只收詞彙或短語體例不同。全書六卷根據筆者統計共收 19,552 字。其中第六卷版刻第十六後半葉第一行有「乎」字，以及第十七後半葉第一行「來何教，久助直告其故，翁乃悅，方與德容及市郎」等 20 餘字遺漏未標音。全書屬於中古音匣母字總計有 787 字，佔全書收字約 4.03% 而已。這些匣母字岡嶋氏以片假名標注華語讀音者，只出現於ア、カ、ハ、ヤ、ワ五行中。其中ア、ヤ、ワ三行標注的對應音，即是華語讀零聲母字，而カ行與ハ行才是有聲母的讀音。這個現象值得做深入觀察。

6 原書即標爲「熊藝」，不知何義。

《唐話纂要》書中從未交代根據何種方言標音，本文想要從岡嶋的標音觀察其所據的方言。先看下列「表二」舌根擦音「曉、匣」兩母岡嶋氏的標音分布比較：

表二 《唐話纂要》的曉、匣母對應音

| | ア行 | カ行 | ハ行 | ヤ行 | ワ行 | 其他 |
|---|---|---|---|---|---|---|
| 曉（卷 1-5） | | 1 | 492 | | 1 | 3 |
| 曉（卷 6） | | | 92 | | | |
| 匣（卷 1-5） | 87 | 9 | 403 | 9 | 141 | 4 |
| 匣（卷 6） | 31 | 4 | 83 | 1 | 15 | |

曉母總數有 589 字，與匣母 787 字差異不至於太懸殊，但是兩組聲母標音的分布就相當分歧。匣母屬於零聲母「ア、ヤ、ワ」三行的對應音高達 284 個，相對的曉母卻只有 1 個，這個現象有點不可思議。此外，何以匣母字對應有聲母「ハ」行的字高達 486，相對的對應零聲母「ア、ヤ、ワ」行只有 284，可能與前者絕大多數主要對應 381 個開口字，而後者主要對應合口字 257 個的差異有關。[7]究竟岡嶋氏根據的是 18 世紀初中國甚麼方言做標音，才呈現如此現象，下文將試做詳細討論。

以下從《唐話纂要》書中找出岡嶋氏的標音，除了聲母有曉、匣差異，其餘音韻地位完全無異的例字如下所列。冒號前、後分別是濁聲母匣母字與清聲母曉母字。匣母字除了第 1、9 兩組標有聲母之外，其餘八組都是零聲母；然而曉母每一組ハ [ha] 行讀音都標有聲母：

1. 紅、洪、鴻 ホン [hon]：烘 ホン [hon]
2. 糊、乎、胡、湖、狐、壺、蝴、瑚、猢、葫ウ [u]：呼フウ [huu]
3. 戶 ウ [u]：虎、滸 フウ [hu]
4. 互、護 ウ [u]：戽フウ [hu]
5. 回、迴、蛔 オイ [oi]：灰ホイ [hoi]
6. 渾、魂 ウヲン [uon]：婚ホヲン [huon]

7 依據審查人提出的意見，補充說明「ハ」行與「ア、ヤ、ワ」行分化的條件主要可能在開、合口。

7. 完、丸 ワン [wan]：歡 ハン [han]

8. 豪 ア。ウ [au]：蒿 ハ。ウ [hau]

9. 華、樺 ハア [ha]：花 ハア [ha]

10. 皇、惶、蝗、凰、黃 ワン [wan]：慌 ハン [han]

第 8 組豪字的假名標音，在ア與ウ之間有小圓圈，表示此字讀爲複元音。針對上述 10 組的讀音，以下使用 (1)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彙》（2003，第二版重排版）、(2) 錢乃榮編《當代吳語研究》「字音對照表」（1992）、(3) 江蘇省地方志編輯委員會編《江蘇省志．方言志》（1998）三書，總計 78 個方言點做觀察；[8] 此外再以 (4) 遠藤光曉〈杭州方言の音韻体系〉（1989），以及 (5) 陳澤平《福州方言研究》「常用字同音字表」（1998）做配合觀察。

符合上述各組讀音（1 與 9 兩組除外），即匣母讀零聲母而曉母讀有聲母二分法的方言點，相當不一致。2-6 組，只有溫州、杭州、廣州、陽江與建甌稍微與它們的對立情形相近；第 7 組除蘇州及《當代吳語研究》「字音對照表」所記杭州音聲母不相同之外，其他所列方言皆相符；第 8 組僅有杭州、建甌兩地讀零聲母，其餘方言皆爲有聲母的讀音；第 10 組則有梅縣、廣州、陽江、福州、建甌及杭州，與它們的對立情形相似。第 1 與第 9 兩組，岡嶋標示的都有聲母 [h]，與他相異的只出現在建甌、福州、廈門白讀、潮州白讀，以及遠藤記載的杭州音，以上方言點匣母的「紅」字都讀零聲母；至於第 9 組的匣母「華」字，也只有建甌、廣州、陽江、崞縣崇仁鎮與太平鄉（《當代吳語研究》「字音對照表」），以及遠藤記載的杭州音，才讀零聲母。這個現象說明，岡嶋冠山相當得意之作的《唐話纂要》，究竟是根據甚麼漢語方言做標音依據？並不是很簡單可以下定論。

## （二）匣母字零聲母的對應

爲了徹底瞭解匣母標爲零聲母的現象，以下羅列《唐話纂要》的匣母字讀爲「ア、ヤ、ワ」三行零聲母的例子，字後的數字表示出現次數；其次以《唐話纂要》出現的語詞作證，粗體字的詞彙收在第六卷，其餘則是第一至第

8 《漢語方音字彙》有現代漢語七大方言 20 個方言點，《當代吳語研究》「字音對照表」有吳語 33 個方言點，《江蘇省志．方言志》則有吳語與官話方言 25 個方言點。

五卷所收的例證；最後標示原書岡嶋氏片假名標音，國際音標則是本文作者所加。

1. ア行例證

1. [ 豪 ]3：家道豪富、豪家未必長富貴，ア。ウ [au]。
2. [ 含 ]4：含怒、含淚、含情、含血，アン [an]。
3. [ 奚 ]2：奚落，イ [i]。
4. [ 降 ]1：**以降其妖**，イヤン [ian]。
5. [ 杏 ]2：杏子、銀杏，イン [in]。
6. [ 糊 ]2：糊了紙門、糊帚；[ 乎 ]11：於是乎彰、幾乎、在乎、其有之乎、處女乎、難乎、嗟乎、於是乎；[ 胡 ]13：胡亂、胡梯、胡床、胡鼠、胡豆、胡瓜、胡椒、胡桃；[ 互 ]1：若左若右而互望；[ 湖 ]3：江湖；[ 護 ]4：護短、護送、愛護、護身；[ 户 ]5：破落户潑材、家饒户富、門當户對、江户町；[ 狐 ]2：兔死狐悲、狐狸；[ 壺 ]2：茶壺、酒壺；[ 蝴 ]1：蝴蝶；[ 瑚 ]1：珊瑚；[ 葫 ]1：葫蘆，ウ [u]。
7. [ 話 ]1：説話投機，ウア [ua]。
8. [ 活 ]1：救得活，ウエ [ue]。
9. [ 活 ]17：快活、活動、救得活、生活、過活、活人、獨活、**活命**；[ 惑 ]1：疑惑；[ 獲 ]2：大獲全勝、姑獲；[9][ 或 ]24：或大或小、或走馬射弓、或刺鎗使棒、或者、**或花或月**、**或愁或喜**、**或有委屈**、**或念彌陀佛**、**或頌普門品**；[ 核 ]1：核兒，ウヲ [uo]。
10. [ 渾 ]4：渾身麻木、渾家；[ 混 ]2：混混與世相濁；[ 魂 ]2：散魂而驚恐、神魂飄蕩，ウヲン [uon]。
11. [ 換 ]3：改面換骨、以身換藥、更換新服，ウン [un]。
12. [ 回 ]2：未有回音、未曾回復，オイ [oi]。

2. ヤ行例證

13. [ 狹 ]1：狹窄；[ 箇 ]3：硯箇、箇兒；[ 俠 ]1：遊俠，ヤ [ia]。
14. [ 降 ]4：投降、納降，ヤン [ian]。
15. [ 螢 ]1：螢蟲，ヨン [ion]。

9 「姑獲」爲禽鳥名。

### 3. ワ行例證

16. [ 滑 ]3：滑起來、狡猾，ワ [wa]。
17. [ 話 ]6：閑話、說話、講話、回話、這話、官話；[ 画 ]6：画画、画虎、画虎画皮難画骨；[ 畫 ]1：畫眉，ワア [wa]。
18. [ 懷 ]3：懷疑、寬懷、懷裏；[ 壞 ]3：壞體面、打壞，ワイ [wai]。
19. [ 還 ]20：往還、還未、交還、還願；[ 完 ]10：完備、完了、讀完、完聚；[ 緩 ]2：緩寬；[ 患 ]5：患病、心腹之患、貧窮患難、曾患；[ 換 ]1：更換衣服；[ 莞 ]1：莞然大笑；[ 皇 ]2：皇帝、感動皇天；[ 惶 ]4：惶愧；[ 丸 ]2：丸藥；[ 蝗 ]1：螞蝗；[ 凰 ]1：鳳凰；[ 黃 ]12：黃鼠狼、黃鸝、黃鶯、黃鳥、黃魚、黃豆、**黃金**；[ 鯇 ]1：鯇魚；[ 晃 ]2：晃晃放光；[ 鬟 ]1：風鬟霧鬢，ワン [wan]。
20. [ 穴 ]2：巖穴；[ 禍 ]1：禍子，エ [ie]。
21. [ 陷 ]2：陷城、圈套陷人；[ 銜 ]1：馬銜；[ 鶾 ]1：白鶾；[ 啣 ]1：啣檀，ヱン [ien]。
22. [ 猢 ]1：猢猻；[ 槲 ]1：槲樹；[ 斛 ]1：石斛，ヲ [wo]。
23. [ 回 ]23：下回、今回、回音、回話、轉心回意、收回；[ 會 ]20：會說話、會打拳、會彈絃、理會、會得、約會、一會話、會意、會令人；[ 慧 ]1：恩慧最大；[ 惠 ]2：受惠、賢惠；[ 蛔 ]1：蛔蟲；[ 槐 ]1：槐樹；[ 廻 ]4：廻旋、廻避、廻至，ヲイ [woi]。
24. [ 禍 ]5：禍福無門、惹禍、不測之禍、大禍、無禍者，ヲウ [wou]。

以上屬於「ア」行對應音的有「豪」等 29 個字，屬於「ヤ」行對應音的有「狹」等 5 個字，屬於「ワ」行對應音的有「滑」等 37 個字。以上總共有 71 個字，若從現代方言對應音來看，以杭州音最符合「零聲母」的對應關係。不過本文引述的杭州音有錢乃榮編《當代吳語研究》「字音對照表」（1992）及遠藤光曉〈杭州方言の音韻体系〉（1989）兩種，錢氏在體例中說明所調查的範圍是「杭州城內」，遠藤氏則在論文開始即提到調查的是杭州市內的方言。[10]

10 見錢乃榮編，《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頁 77；遠藤光曉，〈杭州方言の音韻体系〉，《均社論叢》16(1989): 25。

錢氏與遠藤兩人記錄的杭州話，韻母讀音大同小異，聲母最大的差異在於錢氏都把匣母字記成濁的喉擦音 [ɦ]，遠藤恰巧都是 [ø] 零聲母，例如「豪」字，他們分別記錄爲：[ɦɔ] 與 [ɔ]；「降」字分別記錄爲：[ɦiʌŋ] 與 [iaŋ]。一來或許他們所謂的「城內」與「市內」的確有差異，因而兩人的杭州方言記錄有了不同。二來或許可以這麼說，由於遠藤是日本人，說不定他把發音人讀的 [ɦ]，記成 [ø] 零聲母，這不算是誤記，可能是一種非母語的聽覺問題。因爲濁喉擦音 [ɦ] 與零聲母 [ø]，對非母語的人來說聽起來很相似。[11] 或許如此正好可以解釋三百年前的日本人岡嶋冠山，也有可能將濁的喉擦音聽成零聲母，因此使用零聲母「ア、ヤ、ワ」三行的音來記錄濁的匣母讀音。

## （三）同字異讀的現象

由以上「ア、ヤ、ワ」三行的例證詞語，可以看出岡嶋標注的詞彙都相當平常，並無特殊讀音的例證。不過卻發現某些字的讀音，也同時讀爲「カ、ハ」兩行的有聲字，也有同時讀爲兩個無聲母的讀音，舉例對照如下：

1. 話 1：說話投機，ウア [ua]。
   話 6：閑話、說話、講話、回話、這話、官話，ワア [wa]。
   話 19：假話、眞話、會說話、學唐話、**咲話**，ハア [ha]。
2. 回 2：未有回音、未曾回復，オイ [oi]。
   回 23：下回、今回、回音、回話、轉心回意、**收回**，ヲイ [woi]。
3. 活 1：救得活，ウエ [ue]。
   活 17：快活、活動、救得活、生活、過活、活人、獨活、**活命**，ウヲ [uo]。
4. 禍 5：禍福無門、惹禍、不測之禍、大禍、無禍者，ヲウ [wou]。
   禍 2：不測之禍、災禍，ホウ [hou]。
5. 豪 3：家道豪富、豪家未必長富貴，ア。ウ [au]。
   豪 3：豪富，ハ。ウ [hau]。
6. 還 20：往還、還未、交還、還願，ワン [wan]。
   還 1：還將，ハン [han]。

11 「非母語的聽覺」解釋，是本文作者的推測。承本文審查人提供意見，遠藤（1989）一文所記的杭州音以音位標記，將 ɦ- 和 ʔ- 用零聲母處理，其實仍有 ɦ- 存在。

7. 換 4：改面換骨、以身換藥、更換新服，ウン [un]。

換 1：更換衣服，ワン [wan]。

從以上七組所舉的詞語例證，可以看出各組兩個或三個讀音，它們其實沒有兩讀的必要，既非詞義差異，又無破讀需要，因此不明白何以岡嶋記載幾個不同的讀音。有可能是岡嶋編書時吸收了不同時期學習的讀音，所以下筆撰寫時沒有留意它們的前後差異讀法。

此外，「寒」有 7 個例子，其中 5 個讀ハアン [han]，例子如「饑寒起盜心、寒不可衣、寒酸秀才、一介寒士、寒舍」；其餘 2 個讀ハン [han]，詞例如「寒凍、寒舍」。「降」有 5 個例子，其中 4 個讀ヤン [ian]，詞例如「投降、納降」；其餘 1 個讀イヤン [ian]，例證在第六卷「**以降其妖**」。這幾個字雖然都有兩組不同的片假名讀音，但是仔細推敲，彼此之間其實沒有甚麼差異，因此不必視作異讀看待。

## （四）前五卷與第六卷標音無區別

此外，由於《唐話纂要》一書有五卷本與六卷本的差異，六角恒廣在書前摘要說：

> 《唐話纂要》，長崎處士岡嶋援之輯，享保元年（1716）丙申歲秋，江府須原屋久右衛門刊，初版五卷五冊。享保三年（1718）戊戌歲正月，京都三条通升屋町，江府日本橋南一丁目出雲寺和泉掾再版六卷六冊。[12]

由於六卷本晚出，第六卷所加的〈孫八救人得福〉與〈德容行善有報〉兩則「和漢奇談」，撰寫體例與前面以詞語爲主的內容不同，因此有人認爲岡嶋氏可能標注的讀音也跟著不同。如果從匣母字的標音來看，似乎無此現象。

以下是一些例子，儘量舉相同詞彙做比較。分號前面是卷 1 至卷 5 的內容，之後則是卷 6 的例子，仍用粗體字做區別。詞彙後面的數目代表《唐話纂要》原書的頁碼，以昭公信。不過前五卷用六角恒廣編輯本的頁碼，第六卷改用長澤規矩也編輯本的頁碼。

1. 還：還願（p. 37）；**還願**（p. 275/276），ワン [wan]。

12 見六角恒廣編，《唐話纂要》（《中國語教本類集成補集——江戶時代唐話篇》，東京：不二出版，1972），頁 3。

2. 完：完聚（p. 163）；**完聚**（p. 245），ワン [wan]。

3. 患：心腹之患（p. 77）；**心腹之患**（p. 246），ワン [wan]。

4. 皇：皇帝（p. 95）；**皇天**（p. 276），ワン [wan]。

5. 黃：黃金（p. 137）；**黃金**（p. 248），ワン [wan]。

6. 回：回音（p. 159）；**收回**（p. 273），ヲイ [woi]。

7. 會：理會（p. 74）；**會意**（p. 244），ヲイ [woi]。

由此可以證明前五卷與第六卷標音系統相同，匣母字仍然標示沒有聲母的讀音。張昇余根據《唐話纂要》只有第六卷卷前有「有點四聲　平上去入」的記載，判斷「第六卷與第五卷不是同一時間寫的，而且第六卷與前五卷的中國音源不同，是南京官話。」[13] 僅是想當然爾的推論，前述七個例證可以證明張氏的說法不能成立。

## 三、岡嶋前後著作的比較

### （一）岡嶋匣母字標音的前後變化

以下以岡嶋另外兩部著述《唐譯便覽》與《唐話便用》，拿來與《唐話纂要》做比較，前兩部書都編成於 1726 年，與《唐話纂要》六卷本完成時間相差不會超過十年，但是它們的標音卻大大改變了。先看以下的「表三」比較：

表三　匣母字分布比較

| | ア行 | ヤ行 | ワ行 | カ行 | ハ行 | 其他 |
|---|---|---|---|---|---|---|
| 《唐話纂要》 787 | 118 | 10 | 156 | 13 | 486 | 4 |
| | 284 = 36.09% | | | 503 = 63.91% | | |
| 《唐譯便覽》 746 | 2 | 14 | 17 | 3 | 709 | 1 |
| | 33 = 4.42% | | | 713 = 95.58% | | |
| 《唐話便用》 1,000 | 24 | 12 | 15 | 3 | 933 | 13 |
| | 51 = 5.1% | | | 949 = 94.9% | | |

13　見張昇余，《日本唐音與明清官話研究》，頁 18。

由表三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原來在《唐話纂要》標爲零聲母的「ア、ヤ、ワ」三行字，到了編寫《唐譯便覽》與《唐話便用》兩書，竟然各少掉了30% 以上。這個改變與「音變」沒有關係，事實上是岡嶋改用其他讀音來標注所形成，此種呈現爲全濁音共有的現象，恰巧在匣母字比其他的全濁音明顯而已。[14]

## （二）前後標音差異舉例

岡嶋標注匣母字，在《唐話纂要》與《唐譯便覽》、《唐話便用》的差異，大多數由零聲母改標爲有聲母，不過也有依然標注零聲母的零星例子。以下列字的體例與前面「第二節、（二）」相同，各字編號承襲不變，由於《唐話纂要》前面已有詞語舉例，不再重複，下面的例子僅爲《唐譯便覽》、《唐話便用》兩書出現詞語之例證。

1. [ 豪 ]：《纂要》3，ア。ウ [au]；《便覽》1，豪傑，ハ。ウ [hau]；《便用》8，豪爽、豪富、豪傑，ハ。ウ [hau]。
3. [ 奚 ]：《纂要》2，イ [i]；《便覽》1，感佩奚涯，ヒイ [hi]。
4. [ 降 ]：《纂要》1，イヤン [ian]；《便覽》2，降者無數、降兵斬將，ヤン [ian]；《便用》4，降伏、降順、投降，ヤン [ian]。
6. [ 糊 ]：《纂要》2，ウ [u]；《便覽》2，糊糊塗塗，フウ [hu]。[ 乎 ]：《纂要》11，ウ [u]；《便覽》3，幾乎、休乎、不嘆之乎，フウ [hu]；《便用》3，幾乎、不在乎，フウ [hu]。 [ 胡 ]：《纂要》13，ウ [u]；《便覽》3，胡說、胡亂、胡言亂語，フウ [hu]；《便用》7，胡亂、胡說、胡梯，フウ [hu] 。[ 湖 ]：《纂要》3，ウ [u]；《便覽》7，江湖，フウ [hu]；《便用》8，江湖，フウ [hu]。[ 狐 ]：《纂要》2，ウ [u]；《便覽》1，狐狸精，フウ [hu]；《便用》1，狐疑，フウ [hu]。
7. [ 話 ]：《纂要》1，ウア [ua] ；《便覽》57，說話、呆話、回話，ハア [ha]；《便用》48，老實話、閑話、話不虛傳，ハア [ha]。
9. [ 活 ]：《纂要》17，ウヲ [uo]；《便覽》9，過活、快活、死活，ホツ [hoʔ]；《便用》11，生活、死也活也，ホツ [hoʔ]。[ 或 ]：《纂要》24，ウ

14 感謝本文審查人提供意見，認爲林武實（1988）一文早已指出此種分布傾向是全濁音共有的現象。

ヲ [uo]；《便覽》12，或有些、或者、雖或有之、或爲、或作，ホツ [hoʔ]；《便用》20，或文若詩、或者、或補、或有，ホツ [hoʔ]。[ 惑 ]：《纂要》1，ウヲ [uo]；《便覽》2，扇惑良民、女色所惑，ホツ [hoʔ]；《便用》2，搧惑、疑惑，ホツ [hoʔ]。

10. [ 渾 ]：《纂要》4，ウヲン [uon]；《便覽》4，渾白酒、渾是金銀、渾身，ホヲン [huon]；《便用》2，渾身、渾如猛虎，ホヲン [huon]。 [ 魂 ]：《纂要》2，ウヲン [uon]；《便覽》1，魂魄，ホヲン [huon]；《便用》1，魂不附體，ホヲン [huon]。
12. [ 回 ]：《纂要》2，オイ [oi]；《便覽》54，回來、回去、回鄉、回話、回府、轉心回意，ホイ [hoi]；《便用》41，回嗔、挽回、今回，ホイ [hoi]。
13. [ 狹 ]：《纂要》1，ヤ [ia]；《便覽》3，狹窄、狹小，ヒヤツ [hiaʔ]；《便用》1，狹窄，ヒヤツ [hiaʔ]。
17. [ 畫 ]：《纂要》1，ワア [wa] ；《便覽》4，畫畫、畫餅充飢，ハア [ha]；《便用》3，画画、琴棋書畫，ハア [ha]。
18. [ 懷 ]：《纂要》3，ワイ [wai]；《便覽》4，懷挾怨恨、感恨傷懷，ハイ [hai]；《便用》11，懷抱、寬懷、開懷，ハイ [hai]。[ 壞 ] ：《纂要》3，ワイ [wai]；《便覽》6，打壞、不壞了、破壞，ハイ [hai]；《便用》11，朽壞、折壞、毀壞，ハイ [hai]。
19. [ 還 ]：《纂要》20，ワン [wan]；《便覽》34，還要、還可、還未、不還，ハン [han]；《便用》51，交還、推還、往還、還沒有，ハン [han]。[ 緩 ]：《纂要》2：ワン [wan]；《便覽》1，緩馬而行，ワアン [wan]；《便用》4，遲緩、緩急，ワン [wan]。 [ 換 ]：《纂要》1，ワン [wan]；《便覽》3，換一換、也要換，ハン [han]；《便用》6，抵換、更換、換他，ハン [han]。 [ 皇 ]：《纂要》2，ワン [wan]；《便覽》1，皇天之恩，ハン [han]；《便用》2，皇帝、皇天，ハン [han]。[ 惶 ]：《纂要》4，ワン [wan]；《便覽》3，惶愧、愴惶，ハン [han]；《便用》6，倉惶、惶怖、驚惶，ハン [han]。 [ 黃 ]：《纂要》12，ワン [wan]；《便覽》2，黃口孺子、黃白，ハン [han]；《便用》2，黃昏、黃白，ハン [han]。
20. [ 穴 ]：《纂要》2，ヱ [ie] ；《便覽》1，虎穴龍潭，ヱツ [ieʔ]；《便用》1，點穴，ヱツ [ieʔ]。

21. [ 陷 ]：《纂要》2，ヱン [ien]；《便覽》3，陷害、墮陷，ヒヱン [hien]；《便用》3，陷害、陷落，ヒヱン [hien]。

23. [ 會 ]：《纂要》20，ヲイ [woi]；《便覽》39，理會、神明會、會得講話、會做，ホイ [hoi]；《便用》40，少會、會聚、會寫字、會做事，ホイ [hoi]。

24. [ 禍 ]：《纂要》5，ヲウ [wou] ；《便覽》8，轉福作禍、禍不單行、惹禍，ホウ [hou]；《便用》16，避禍、遭禍、禍根、禍福，ホウ [hou]。

從以上《唐話纂要》、《唐譯便覽》與《唐話便用》的詞彙舉例，音與義的關係三本書之間沒有甚麼不同。在標音上可以看到第 4 與 19 兩條，即「降、緩」兩字，後出的《唐譯便覽》與《唐話便用》兩書，也標示零聲母的現象，與《唐話纂要》沒有不同。其餘各條則有相當的差異，後二書都改標有聲母的 [h]。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第 9、13、20 三條「活、或、惑、狹、穴」等字，它們屬於入聲字，後出的《唐譯便覽》與《唐話便用》兩書，都改標有喉塞音韻尾性質的ツ [-ʔ]，與《唐話纂要》完全不同。以上總總的前後差異，不禁讓人懷疑，岡嶋是否根據眞實的方言來標音？

## 四、岡嶋華語學習的背景

### （一）岡嶋最早學習杭州方言

有關岡嶋冠山生平的完整資料流傳不多，不過仍可從其同輩或授業弟子的文集、序跋、書札中窺探一二，究竟岡嶋的華語學習背景、行事風格、撰述講學等狀況如何，從石崎又造撰述的《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中引述的各文說法，[15] 大約可以略見其梗概。今轉引石崎氏引文並適度做相關補充如下：

> 冠山始以譯士仕于萩侯，受其月俸。自慙爲賤役，辭而家居。專修性理學，獨以此名於西海。（《先哲叢談》後編卷 3）

15 參見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頁 63-88。

石崎氏說，萩侯即天和二年四月（1682）就任長州萩城城主的毛利吉就，而毛利卒於元祿七年（1694），可見岡嶋擔任譯士時，當在 21 歲之前。

> 頃歲來遊京師，余偶然邂逅，挾書討論。去秋請譯解《英烈》、《水滸》二傳而行于世。（文會堂刻本《通俗皇明英烈傳》，林義端九成序）

該序文撰於寶永二年三月（1705），當時岡嶋約 32 歲。過 3 年即 1708 年初秋，從江戶上黃檗山將同輩荻生徂徠的書信轉交給悅峰道章。此後與悅峰時有交往，不過兩人卻因故有嫌隙，荻生在給悅峰的函中透露岡嶋已有悔意：

> 渠則稱道和尚大恩不已，更賜青盼，感曷能報。渠已改過自懲，請厚遇之。（《徂徠集》卷 29〈與悅峰第五〉）

悅峰道章其人，根據《黃檗文化人名辭典》記載，[16] 悅峰（1655-1734）俗姓顧，浙江省杭州府錢塘縣人，10 歲出家，1686 年 5 月受興福寺住持澄一道亮之招到長崎，後來繼承爲興福寺中興第三代住持，住中曾修築興福寺山門、鐘鼓樓、大雄寶殿等建築。曾受幕府倚重，尊崇極高。

岡嶋於正德元年（1711）入國子博士林鳳岡門下補博士弟子員，十月被聘爲蘆園唐話譯社講師。此時岡嶋已經是 38 歲的中年人了，其實他的華語修養已經達到相當高的階段，可是爲了個人前途，也只能做此選擇。他的華語語言能力高明，從以下幾段序文或贈詩可以看出：

> 茲有岡嶋玉成子者，精通華之音與語也。一開口，則錚錚然成於金玉之聲；一下筆，則綿綿呼聯於錦繡之句。乃以是而鳴於當世，赫赫驚人耳目，郁郁流芳遠近者，有年於茲也。
>
> 玉成崎陽人也，少發大志，長來東都。其開口譚唐，揮筆譯和。恰如仙人之尸解，將凡骨庸胎，一時脫換，獨餘其衣冠而不化也。一起一坐，一咲一欬，無不肖唐。嘗在崎陽，與諸唐人相聚譚論，其調戲謾罵，與彼絲髮不左，旁觀者惟辨衣服，知其玉成，其技之妙大率如此。故海內解音者，聞名聾服，望風下拜。
>
> 玉成岡嶋君，世家長崎，少交華客，習熟其語。凡自四書六經，以及諸子百家稗官小說之類，其聲音之正，與詞言之繁，頗究其閫奧。且質之於大

16 見大槻幹郎、加藤正俊、林雪光編，《黃檗文化人名辭典》（京都：思文閣，1988），頁 43-44。

> 清秀士王庶常者，而後華和之人，無不伸舌以稱嘆之。
> 吾師玉成先生同鄉長崎人也，少交華客，且從先師祖上野先生而習學華語，已自悟入其妙境。
> 短衣長鋏動諸侯，披髮悲歌燕市頭。罵座春風驚綺席，揮毫醉色爛銀鉤。興來時發中原語，恍若身凌大海游。總是斐然吾與點，看君狂簡擅東州。[17]

由以上引文可知，岡嶋冠山一生率性自若，好氣任俠，難怪他仕途或事業相當不順。年輕時曾經從上野玄貞學習華語，因同輩荻生徂徠引介，曾與長崎興福寺中興第三代住持悅峰道章交往，更有機緣與大清秀士王庶常討論，中年之後拜在國子博士林鳳岡門下當博士弟子。這些學習華語、華文或儒學經驗，最後都在他翻譯中國書籍、編撰唐話教材或者與人笑談應酬中，不經意的顯現出與唐人無異的唐話水準。

上野玄貞（1661-1713），長崎人士，最初曾跟隨滯留長崎的明人秀才蔣眉山學習儒學；與石原鼎菴一起向興福寺中興二代住持澄一道亮學習醫術。上野氏通曉廣東、杭州的方言，當時包括岡嶋氏在內的長崎唐通事都向他學習。[18] 蔣氏名述峨、字眉山，杭州海寧人；澄一與前述的興福寺中興三代住持悅峰道章都是浙江省杭州府錢塘縣同鄉。[19] 由此就不難明瞭岡嶋氏最初的華語學習，受到杭州方言的影響有多深。

## （二）長崎唐人生活環境的影響

明朝人渡海到日本藉以逃避戰亂，到十七世紀初已經達到了高潮；隨後清初開始隨貿易船來往長崎者，也絡繹不絕於途。由於江戶幕府鎖國政策實施，爲了集中管理方便，將日本各地的中國人集中到長崎一地居住，因此1688年（元祿元年）長崎的住宅唐人，已佔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約一萬人，加上每年來往長崎的貿易船所謂「來航唐人」，差不多也接近萬人9,128

17 分見六角恒廣編，《唐話纂要》，林崇節〈序〉，頁4-5；高瀨學山〈序〉，頁10-11；白樫仲凱〈跋〉，頁245-246；另轉引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頁76-77。

18 參見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頁63。

19 見大槻幹郎、加藤正俊、林雪光編，《黃檗文化人名辭典》，頁239。

人的龐大數量。[20]

當時越來越多的唐人，特別是永住長崎的唐人，感覺異鄉的孤寂與無奈，於是分別連續數年之間建立以同鄉爲基礎的寺廟，它們分別是 1623 年（元和九年），由江西饒州府浮梁縣出身俗名叫劉覺，出家後法號眞圓開基創立的興福寺；1628 年（寬永五年），由福建泉州府出身的覺悔，開基創辦福濟寺；1629 年（寬永六年），由出身福建福州府的超然和尙，開基創立崇福寺。這三座寺廟都屬於禪宗臨濟黃檗派，合稱爲長崎「唐三寺」。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雖然都是禪宗佛寺，寺內都極其愼重的恭奉天上聖母菩薩，主要在媽祖能保佑海上航行船隻與人員的安全。此外，唐三寺的住持除少數例外都有籍貫上相同的傳承色彩，興福寺以江蘇、浙江、江西出身爲主，因此該寺也被稱爲三江寺或南京寺；福濟寺清一色以福建漳州或泉州出身爲主，因此被稱爲泉州寺或漳州寺；崇福寺的住持差不多都是福州府出身，因此被稱爲福州寺。唐三寺久而久之便成爲海外同鄉聚會的會所，但是三寺之間彼此也有相互往來，尤其是中國傳統節日如元旦、清明、端午、中元等重要節慶，甚至最重要的農曆二月二日土地公生日、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辰，都會輪流由三寺盛大舉辦。這個活動也帶來了唐人之間的文化互動，對海外唐人有相當重大的意義。

十七世紀中葉之後，長崎只開放對中國船及荷蘭船的單向貿易，但是嚴厲取締天主教信徒仍有落網之魚；加上單向貿易輸入中國的瓷器、絲織品及砂糖，輸出日本的銅產，仍有層出不窮的海上走私貿易發生。爲了徹底執行該兩項政治與經濟的禁令，並防止幕府權威統治鬆動，因此於 1689 年（元祿二年，康熙二十八年），在長崎十善寺藥園修築總坪數 9,373 坪的「唐人屋敷」或稱「唐館」，容納短期居住長崎的來航唐人。[21] 館內逐年修建完成，主要有二層樓房 20 間、市店 107 間、土神堂一棟 6 坪、天后堂（與關聖帝並祀）一棟 16 坪、觀音堂一棟 6 坪、涼所一棟 9 坪、貯水池 3 座及水井 5

20 見大庭脩著，徐世虹譯，《江戶時代日中秘話》( 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9。本處轉引自趙苗，〈江戶時代的唐學者──岡嶋冠山〉，魯寶元、吳麗君編，《日本漢語教育史研究──江戶時代唐話五種》，頁 84。

21 較早 1636 年（寬永十三年）曾修築人工島「出島」，容納葡萄牙與荷蘭的貿易船人員。

口，[22] 儼然一個獨立的生活街市。不過唐館門禁森嚴，非經核准不能自由出入，只有遊女例外，但是仍受到進出攜帶物品登記的限制，以免發生走私情事。雖然如同拘禁的獨立生活，不過這些居住其中的船主、財副或隨船而來的文人或畫家，仍然可以在年中重要節慶出外與住宅唐人相聚來往。

唐三寺、唐館之外，每年春、夏、秋三季不斷有中國起航地命名的貿易船（即通稱之「唐船」）進入長崎港，主要有南京船、寧波船、福州船、泉州船、漳州船、廈門船、廣東船、潮州船、普陀山船、湖州船等等，接續不斷來往於長崎與啓航地。來到長崎，一趟貿易結束，往往等待幾個月或半年、一年都是很平常的事。唐船來長崎期間，也是唐人出身的唐通事最爲忙碌的時刻，周旋於以日本爲代表的長崎官方及唐船船主與財副之間，談判、排紛解難、刺探情報等等，各種大小通事都有他們的職責。

岡嶋冠山以一位日本人的身分擔任唐通事「內通事」的職務，他的職掌不過是擔任唐船修理或處理一些與貿易有關的簡單手續之翻譯而已，[23] 職務的重要性與地位不算太高，難怪岡嶋不多久即行辭職他去。不過由於他擔任內通事職務的關係，加上他對唐話的自信，穿梭於唐人之間笑談自若，那是可想而知的事。如果假設岡嶋原來就是長崎出身，對地理環境的熟悉度，加上他的工作需要，每天接近唐人包括唐三寺的住持與和尚、唐船相關人員，甚至與唐館的船主、財副來往談話，這些都是有可能出現的場景。試做如此的假設，不過是要證明岡嶋接觸的華語是多樣的中國各地方言，如泉州話、漳州話、南京話、福州話等等，而以他的聰明才智及語言天分，相信他能談吐適當而且應付裕如。

## 五、岡嶋標注匣母字方言推論

### （一）三種重要的唐話腔口

擔任唐通事最重要必須具備的唐話，應當是唐船出發地的方言，也就是

22 見山本紀綱，《長崎唐人屋敷》，頁 218-219。

23 參見奧村佳代子，《江戶時代の唐話に関する基礎研究》（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7），頁 5。

福州話、泉州話、漳州話，以及當時被視爲通行語的南京話，這一點在前人留下的唐通事子弟會話練習的「唐話會」紀錄可以看出大致情況。該份「長崎通事唐話會」資料見於篠崎東海《朝野雜記抄》卷 4 所收，[24] 享保元年（1716）十一月二十二日「長崎唐通事唐話會」問答內容，各舉一例如下：

問（福州話）：先生紅毛船裏上去了沒有。（河間幸太郎）
答：從來未曾上去看。（彭城八右衛門）
問（漳州話）：只二日大下寒冷。令堂都納福否。有年紀个人問候飲食起居。爾著孝順兮。（吳藤次郎）
答：多謝只是金言。母恩大如天，豈可不孝順。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我也記得。此二句因爲罕得出門然數共家母說。（陽市郎兵衛）
問（南京話）：今日儞的佳作裏，有清味遠懷王子會，請教，這個甚麼故事呢。（彭城貞太郎）
答：這是當初有箇王休，每冬天時候，取了溪水敲碎精瑩的所在，與賓客烹建茗的故事。（神代十四郎）

原文每字右側都用片假名標記各方言的讀音，上述引文已經省略。不過仍然可以看出引文的方言性，不用當地口音很難理解文字表達的眞正意思。每句問答之後有考官與考生的名字，考官都是當時各種職位的唐通事，考生則可能是見習通事或學習教養中的學徒身分。

唐通事各有唐話專長，南京話、漳州話、泉州話或福州話，應該與其祖籍有相當大的關係。《西鎭要覽》卷 2，就記載寬文年間（1661-1672）唐通事各人的專長方言：

唐大通事四人
　穎川藤左衛門　漳州口
　彭城甚左衛門　福州口
　柳屋頭左衛門　南京口
　陽　惣右衛門　南京口
同小通事四人
　林　　甚吉　福州口
　林　　道榮　福州口

24　本文轉錄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頁 15-18。

東海德左衛門　南京口
穎川藤右衛門　漳州口[25]

大通事穎川藤左衛門（1617-1676），即陳道隆，其父陳沖一，漳州龍溪人，明末醫官。避亂到九州南部薩摩藩擔任藩主島津家侍醫，娶日本人藤九郎雅成之女爲妻，生長子穎川藤左衛門。後攜藤左衛門到長崎生活，1640 年（寬永十七年）藤左衛門開始擔任唐小通事，次年昇爲大通事，直至 1674 年（延寶二年）退職。其妻爲長崎第二代代官末次平藏之女。藤左衛門曾施捨贊助修建屬於漳州人、泉州人的福濟寺。小通事林道榮（1640-1708）長崎人，父親則是福建省福州府出身，林道榮於 1663 年（寬文三年）就任小通事一職。[26]

由此可見福州、漳州、南京等方言，是當時唐通事幾種比較重要的方言。除了精通本籍的腔口之外，最好連其他的方言也能說得上口。從以下《唐話長短拾話》兩段引文可以瞭解：

> 有一個漳州通事，年紀不過二十二、三歲，做人慷慨，志氣大得緊。……他不過這兩日纔學起〔官話〕的，但是講得大好，他學一日，賽過別人家的學一年。我教導他第一句話，第二句是就自家躰諒得出，只當猜啞謎一樣的了。有一个人問他說道：「你原來漳州人的種，如今講外江話，豈不是背了祖，孝心上有些說不通了。」他原是乖巧得緊，大凡替人往來的書扎，相待人家的說話，水來土掩，兵來槍當，着實應答得好。他回覆說道：「我雖然如此學講官話，那祖上的不是撇下了竟不講。這乁話也會講，那乁話也會講，方纔算得血性好漢，人家說的正是大丈夫了。口裡是說什麼話也使得，心不背祖就是了。」
>
> 有一個大頭目見了唐年行司，問他說道：「我看你們同僚裡頭，也有的人漳州話、福州話、外江話都會講。原來才藝名一藝者少。況且各人各有專門的事情，難道三樣的話都唐人一般會講不成，其中必竟也有說不清的。我且問你，你會講那里的話？會講下南話呢？」那時唐年行司說道：「大人見得極明，晚生從來口舌重鈍，說話不清不白，下南話打不來。」頭目又說道：「个麼福州話會麼？」他說：「也不會。」頭目又說：「既然這不

25 轉引自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頁 18-19。

26 有關穎川藤左衛門與林道榮的事蹟參見大槻幹郎、加藤正俊、林雪光編，《黃檗文化人名辭典》，頁 240、310。

會兩樣的話，外江話自然會講。」他答道：「也不會。」[27]

上面兩段引文，所謂「外江話」指的是南京話，「下南話」就是漳州話。第一段所說的年輕漳州通事，三種話都能短時間學成而且琅琅上口；第二段的唐年行司（即職位較低的通事）剛好相反，甚麼話也不會說，只是混個世襲家傳的通事名分，三種話都不會說，文章最後他答覆說僅能說日本話而已。

## （二）匣母字與現代杭州音、南京音的對應

前面「第二節、（二）」《唐話纂要》所列的全部 24 組匣母字對應例證，以錢乃榮編《當代吳語研究》「字音對照表」（1992）杭州音部分及遠藤光曉〈杭州方言の音韻体系〉（1989）兩項語料比對，大致可以確定岡嶋所標示的假名讀音就是依據「杭州音」而來。[28] 而以江蘇省地方志編輯委員會編《江蘇省志．方言志》（1998）所載的南京音對照較晚編輯出版的《唐譯便覽》、《唐話便用》兩書，「第三節、（二）」所標示的 16 組讀音，也可以確定岡嶋所標的是南京音。兩者之間最大區別，在於《唐話纂要》標示的杭州音都是零聲母，而《唐譯便覽》、《唐話便用》所標示的南京音大多數都有聲母。

有關杭州話比對部分，遠藤（1989）與錢乃榮（1992）的記音，除了聲母相應之外，韻母也多數相近，只有幾點需要補充說明。第一，陽聲字的「降、杏、渾、魂、混、螢、皇、蝗、黃」等字，杭州音有舌根鼻音韻尾 [-ŋ] 與舌尖鼻音韻尾 [-n] 的不同，但是片假名都用「ン」來對應，無法作區隔；第二，另外一些陽聲字「含、還、緩、患、換、陷、銜」等字韻母，杭州音都讀成鼻化元音 [æ̃]、[õ]、[ẽ]，可是片假名還是以「ン」韻尾作對應。以上兩點都是不同語言系統性的差異問題，取之作對應時無法避免彼此的系統侷限。

---

27 分見佚名，《唐話長短拾話》（長崎：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頁 60-62、65-66。

28 前人論述中，林武實（1988: 173）一文，在前言中說明《唐話纂要》屬於岡嶋冠山前期的唐音表記，有濃厚的吳語色彩。Richard VanNess Simmons (1995: 28-30) 一文，以《唐話纂要》標音與現代方言蘇州、上海、揚州、徐州、杭州做比較，得出岡嶋的表記似乎較接近杭州話。有坂秀世（1938: 225-226）則指出岡嶋當時的唐話有官話與俗話的區別，俗話指的是杭州音，也稱爲浙江音。並引述當時長崎奉行中川忠英（1753-1830）詢問唐船船主等人而編輯成書的《清俗紀聞》，認爲當時來長崎的清人以江南浙江人較多，他們通行的語言自然是吳方言的標準語杭州話。

有關南京音比對部分，江蘇省地方志編輯委員會（1998）所載的〈字音對照表〉（207-306）及〈南京方言同音字匯〉（563-580），所有匣母字洪音都以舌根清擦音 [x-] 起頭當聲母，細音都以舌面前清擦音 [ɕ] 起頭當聲母，後者是舌根音經歷顎化的紀錄，然而片假名一律以ハ行作對應。除此之外也有幾點需要作說明，第一，「杏、渾、魂、混」幾個陽聲字，南京話都讀舌根鼻音韻尾 [-ŋ]，片假名只能用「ン」來對應；第二，南京話的鼻化元音似乎比杭州話增加，「含、降、還、完、緩、患、換、皇、惶、黃、凰、丸、晃、陷、銜」等字韻母，讀作 [ã]、[ẽ] 兩個鼻化元音，片假名還是以「ン」作韻尾對應；第三，「話、回、畫、懷、壞、還、換、皇、惶、黃、會」等字，南京話都有合口 [-u-] 介音，但是岡嶋的片假名對應，都沒有任何介音存在。或許這是日文ハ行讀音的特色，不方便在其中插入 [-u-] 的緣故，因此在對應上造成開口與合口的不協調對應；第四，合口一等的「禍」字，《唐譯便覽》與《唐話便用》都標作ホウ [hou]，然而南京話卻讀 [xo]。這個現象或許可以說明不同語言的對應，兩種音很難絕對對應整齊，除語言系統差異外，記音者本身的人爲因素也可能是需要考慮的原因之一。

此外有一個讀音比較特殊，需要在此做一說明，「豪」字《唐話纂要》有 3 次出現，都讀ア。ウ [au]；《唐譯便覽》出現 1 次、《唐話便用》出現 8 次，兩書都讀ハ。ウ [hau]。這個 [au] 的複元音，與現代方言杭州話讀 [ɔ]（遠藤光曉 1989: 43）、[ɦɔ]（錢乃榮 1992: 122）；福州話讀 [xo]（陳澤平 1998: 32），甚至南京話的韻母讀 [ɔ]（江蘇省地方志編輯委員會 1998）完全相左。不知是否岡嶋依據的北方官話大多數都讀 [au] 韻母而來，雖然當時北方官話對長崎唐話的影響可能還微乎其微，但是神來之筆恰巧讓岡嶋捕捉到也說不定。

現代南京話的匣母字都讀成舌根清擦音 [x-] 或舌面前清擦音 [ɕ]，但是唐話的南京音卻未必完全如此讀，仍有零聲母的記載存在。例如長澤規矩也編纂並解題的《唐話辭書類集》第 16 集收有小寺玉晁編《麤幼略記》一書，[29] 內容記載約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唐船載來各種雜貨的名稱，其書頁 2

29 該書封面題作「麤幼雜貨譯傳　全」，與內文書名「麤幼略記」有異。此處依據長澤規矩也書名。

記載「右南京音、左福州音」字樣，大概是讓唐通事行使職務時參考使用的材料。其中至少出現有「黃、紅、杭、畫、湖、痕、號、項、降、瑚、丸、匣」等幾個匣母字，但是其中右側南京音的記載，也出現「黃ワン、畫ワア、丸ワン」的零聲母讀音。置於此當作比較參考的資料。

## （三）有關入聲字的標記

最後想討論一下岡嶋標記入聲字的問題，前面「第三節、（二）」曾提出「活、或、惑、狹、穴」5 個匣母入聲字標記問題，以下用表列方式對照如下（表四）：

表四　匣母入聲字標音對照

| 例字 | 《纂要》 | 杭州音 | 《便覽》 | 南京音 | 《便用》 | 南京音 |
|---|---|---|---|---|---|---|
| 9. 活 | 17 ウヲ [uo] | [ueʔ/ɦuəʔ] | 9 ホツ [hoʔ] | [xoʔ] | 11 ホツ [hoʔ] | [xoʔ] |
| 9. 或 | 24 ウヲ [uo] | [ ＊ /ɦuəʔ] | 12 ホツ [hoʔ] | [xuɛʔ] | 20 ホツ [hoʔ] | [xuɛʔ] |
| 9. 惑 | 1 ウヲ [uo] | [ ＊ / ＊ ] | 2 ホツ [hoʔ] | [ ＊ / ＊ ] | 2 ホツ [hoʔ] | [ ＊ / ＊ ] |
| 13. 狹 | 1 ヤ [ia] | [iaʔ/ɕʑiɐʔ] | 3 ヒヤツ [hiaʔ] | [ɕiaʔ] | 1 ヒヤツ [hiaʔ] | [ɕiaʔ] |
| 20. 穴 | 2 ヱ [ie] | [yeʔ/ɦyɪʔ] | 1 ヱツ [ieʔ] | [ ＊ / ＊ ] | 1 ヱツ [ieʔ] | [ ＊ / ＊ ] |

例字前面的數字是「第三節、（二）」的原編號，《唐話纂要》等三本材料假名前面的數字，代表讀音出現次數。杭州音前、後分別爲遠藤光曉（1989）與錢乃榮（1992）的記音，南京音則爲江蘇省地方志編輯委員會（1998）所載的〈字音對照表〉及〈南京方言同音字匯〉的記音。找不到記音則用「＊」表示。

現代杭州話與南京話都有入聲韻尾，不論哪一種韻尾最後都合併爲喉塞音韻尾，可是岡嶋記載屬於杭州話的《唐話纂要》，收有 3,180 個入聲字，其中包括 86 個匣母入聲字，卻完全無塞音韻尾的標記，這一點比較奇怪。反觀《唐譯便覽》與《唐話便用》，都改標表示入聲韻尾的「ツ」，其中《唐譯便覽》共收 3,637 個入聲字，包括 59 個匣母的入聲字，除少數例外都用促音的片假名「ツ」標寫；《唐話便用》總計收 3,886 個入聲字，其中包括 89 個匣母入聲字，也是用促音的片假名「ツ」來標示。可見岡嶋前後三書對匣母入聲字的標音，有很大的改變。

南京話是否一定有入聲韻尾，由於各人根據的差異，或者說記音人的個人因素差異，記載呈現的就有不同的現象。前面本節「(一)」小節曾經提過享保元年（1716）十一月二十二日「長崎唐通事唐話會」的問答內容，其中南京話就出現「默モ、答タ、即ツイツ、及キ、切ツエツ、六ロ、七ツイツ、得テツ、索ソツ」等的記載，其中「即、切、七、得、索」5 個字標示片假名「ツ」入聲的記號，其餘「默、答、及、六」4 個字，不知何故就不標示。另外，前面本節「(二)」小節也提過的《驫幼略記》一書，其中右側南京音的記載，只有「蜜ミツ、葛カツ、掇テツ」及「著ツヲク、束スヲク、匣アフ、甲カフ」等 7 字有入聲的標記及類似入聲的標記，其餘「力リヨ、色スヱ、白ヘ。エ、吉キイ、滑クヲ、織チイ、幅フウ、綠ロ、閣クヲ、木モ、訣ケ、血ヘ、蠟ラ、竭キワ、石シ、一イ、粒リウ」等 17 字，完全未標入聲字的記號。岡嶋《唐話纂要》也將入聲字標與陰聲字一樣沒有塞音尾，是否正表示他所記的杭州話入聲字讀音，已漸漸向北方官話靠攏，值得再做深入探討。

## 六、結　語

岡嶋冠山以一位日本人的身分，擔任需要使用唐話的唐通事職務，唐話使用對他個人來說應當游刃有餘勝任愉快，或許由於他擔任的內通事職卑位淺，不足以發揮他的長才，空有一身唐話高水準的能力，因此不多久即掛冠求去。1718 年（享保三年，康熙五十七年）岡嶋出版了六卷本的《唐話纂要》，這是他編輯的第一本唐話學習教材，書中各種體例都是前無所承的獨創，每字右側標示的則是他學習華語首先習得的杭州話讀音。可是不滿 10 年工夫，1726 年（享保十一年，雍正四年）岡嶋陸續出版《唐譯便覽》與《唐話便用》兩本與《唐話纂要》類型極相近的教材，可是每字字旁的標音，已經改用南京話作標音。這一改變是否因岡嶋本人意識到南京話在當時唐話的權威性，還是另有其他考慮，則不得而知。

下面引一段唐話中級教材《唐通事心得》的內容，說明當時學習唐話的環境，除了各種腔口外也開始重視「官話」學習的獨特地位，因爲能講官話也就能通天下各種腔口的方言，反之只會說方言，彼此之間只能面面相覷啞

口無言了。引文一開始，告訴學唐話的人，由福州話學習入手最好，若由官話或漳州話學習入手，其他兩種腔口都會說得怪腔怪調：

> 大凡學了福州話的人，舌頭會得掉轉，不論什麼話都會講，官話也講的來，漳州話也打得來。譬如先學了官話，要你講漳州話，口裡軟頭軟腦，不象个下南人的口氣。先學了漳州話，要儞說官話，舌頭硬板々，咬釘嚼鉄，像個韃子說話一樣的不中聆。這个正眞奇得狠，唐人是生成的，自然如此，連日本人也是這樣了。
>
> 若是外江人遇着下南人，或者見了福建人，講官話自然相通。原來官話是通天下，中華十三省都通得了。童生秀才們要做官的，不論什麼地方的人，都學講官話，北京朝廷裏頭的文武百官都講官話。所以曉得官話，要東就東，要西就西，到什麼地方去，再沒有不通的了，豈不是便當些。但是各處各有鄉談土語，蘇州是蘇州的土語，杭州是杭州的鄉談，打起鄉談來竟不通，只好面々相覷，耳聾一般的了。[30]

引文所說「外江人」指的是說南京話的江、浙人，「下南人」就是說漳州話的閩南人，「福建人」指的是說福州話的福州人。官話是通天下的語言，何以「外江人遇着下南人，或者見了福建人，講官話自然相通」，其中透露著當時的南京話有通天下的官話地位。

由此可見南京官話與福州話、漳州話，在唐通事三種語言中，有其特殊的獨立地位。或許如同今日部分地區的南京方言，已有向北方官話靠攏的意味。[31] 如果當時情況也相似的話，那麼岡嶋記載《唐話纂要》的入聲字沒有塞聲韻尾的標示，是否在全書匣母字以杭州話爲標音參照的同時，也無意中記載了當時可能剛在長崎逐漸被重視的北方官話沒有入聲韻尾的讀音。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長澤規矩也編，《唐話辭書類集》（全 20 集），東京：汲古書院，1969-1977。

岡嶋冠山，《唐話纂要》五卷本，1716，收入六角恒廣編，《中國語教本類集成補

30 佚名，《唐通事心得》（長崎：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頁 33-34。

31 參見江蘇省地方志編輯委員會（1998: 563）的序言。

集——江戶時代唐話篇》，東京：不二出版，1972。
岡嶋冠山，《唐話纂要》六卷本，1718，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唐話辭書類集》第 6 集，東京：汲古書院，1972。
岡嶋冠山，《唐譯便覽》，1726，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唐話辭書類集》第 7 集，東京：汲古書院，1972。
岡嶋冠山，《唐話便用》，1726，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唐話辭書類集》第 7 集，東京：汲古書院，1972。
佚名，《唐話長短拾話》，長崎：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
佚名，《唐通事心得》，長崎：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
佚名，《驪幼略記》，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唐話辭書類集》第 16 集，東京：汲古書院，1975。

## 二、近人論著

大槻幹郎、加藤正俊、林雪光編　1988 《黃檗文化人名辞典》，京都：思文閣出版。
山本紀綱　1983 《長崎唐人屋敷》，東京：謙光社。
六角恒廣編　1972 《中國語教本類集成補集——江戶時代唐話篇》，東京：不二出版。
六角恒廣編　1991 《中國語教本類集成》，東京：不二出版。
六角恒廣著，王順洪譯　1992 〈長崎唐通事與唐話〉，《日本中國語教育史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頁 265-294。
石崎又造　1967 《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3 《漢語方音字彙》，北京：語文出版社，第二版重排版。
江蘇省地方志編輯委員會編　1998 《江蘇省志・方言志》，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有坂秀世　1938 〈江戶時代中頃に於けるハの頭音について〉，《国語音韻史の研究》，東京：三省堂書店，1957 增補新版，頁 221-243。
林武實　1988 〈岡嶋冠山著《唐話纂要》の音系〉，尾崎雄二郎、平田昌司編，《漢語史の諸問題》，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頁 173-205。
張昇余　1998 《日本唐音與明清官話研究》，西安：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陳澤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奧村佳代子　2007 《江戶時代の唐話に関する基礎研究》，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
趙　苗　2009 〈江戶時代的唐學者——岡嶋冠山〉，魯寶元、吳麗君編，《日本漢語教育史研究——江戶時代唐話五種》，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頁

82-88。

錢乃榮編　1992 《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遠藤光曉　1989 〈杭州方言の音韻体系〉，《均社論叢》16: 25-57。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1995. “A Note on the Phonology of the Tōwa Sanyō.”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1: 26-32.

# Sound Correspondence in *Touwa*: Okazima Kanzan's Transcriptions of the Initial *Xia*

Lin Ching-hsiun*

## Abstract

Okazima Kanzan 岡嶋冠山, a *Tang* Interpreter (唐通事 *Tou-tsuuji*) in Nagasaki, edited four beginner's level *Tanghua* (唐話 *Touwa*) textbooks between 1718 and 1726: *Tanghua zuan yao* (唐話纂要 *Touwa-sanyo*); *Tang yi bian lan* (唐譯便覽 *Touyaku-benran*); *Tanghua bian yong* (唐話便用 *Touwa-benyo*); and *Tangyin yasu yulei* (唐音雅俗語類 *Touon-gazoku-gorui*). Each of these books features katakana alongside the characters to aid pronunci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se sound transcriptions in the first three textbooks, focusing on the *xia* 匣-initial characters (i.e., characters with a velar stop in the syllable-initial posi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xia*-initial characters in the first textbook correspond with Hangzhou 杭州 dialect while those in the subsequent two textbooks correspond with Nanjing 南京 dialect. In addition, the transcriptions in *Tanghua zuan yao* reveal that Okazima Kanzan used the Northern Mandarin sound system, which was gradually gaining prevalence in Nagasaki at that time, to deal with the remaining sounds of *xia*-initial characters.

**Keywords:** *Touwa* 唐話, *Tou-tsuuji* 唐通事, *Touon* 唐音, phonetic, sound correspondence, Okazima Kanzan 岡嶋冠山

* Lin Ching-hsiun is a professor emeritus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